

尚書駢枝

尙書駢枝敘

自文字肇興而邃古語言得箸於竹帛叅字而成語
叅語而成辭馳騁其辭錯綜連屬以成文文辭與語
言固相傳以立者也語言則童蒙簡而成人繁蠢愚
樸而智慧文野鄙質而都邑雅夫文辭亦然有常也
有雅也或簡而徑或繁而曲不可以一端盡也故常
語恆畸於質期於辭約悁明而已雅辭則詭名奧誼
必式古訓而俾先民其體遂判然若溝畛之不可復
合矣古記言之經莫尙於書自夫三科文立辭體攸
殊唐虞典謨簡而易通商周命誥繁而難讀是豈如

後世揚雄樊宗師之倫故爲艱深以難學子哉亦其
辭有雅質則區以別耳大戴禮記保傅篇不云乎天
子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也古者史
佚職之而禮聘記又云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
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然則文雅之辭義至
而無弗達雖古之良史猶或難之而可以晚近淺俗
之辭例求之乎論語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
也禮三朝記小辨篇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
言矣是知雅言主文不可以通於俗雅訓觀古不可
以概於今故春秋元命苞說子夏問孔子作春秋不

以初哉首基爲紀何蓋春秋經則云元年春王正月
此記事徵實之辭也書康誥則云惟三月哉生魄周
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記言文雅之辭也釋
詁之篇託始于初哉首基所以綜雅辭而明其義也
唯詩亦然國風方語也故易通雅頌雅辭也則難讀
故命誥之辭與雅頌多同大誥云天棐忱辭文郅奧
衍證以蕩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謚大明云天難謚斯
則昭若發蒙矣康誥云汝惟小子乃服惟宏愷亦簡
晦證以民勞云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則弇若合符矣
大雅思齊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鄭皆未得其

義證以康誥云不汝瑕殄則渙然冰釋矣若茲之類殆不可以僂指數然則文言雅辭非淹貫故訓不能通其讀而況以晚近淺俗之辭強爲詮釋其誥篇爲病不亦宜與書自經秦火簡札殽亂今古文諸大師之所傳漢博士之所讀所謂隸古定者或以私肌更易展轉傳授舛錯益孳漆書古文蓋多段藉如非匪率爲隸今多作正字其偶存者則皆誤釋爲輔者也文多作忝古文箸心於文中今所傳鐘鼎款識咸如是今絕無忝字而有譌作寧者則因釋爲安而存其形似也其它文字殊異復數百科書之譌易無完札固不待八庀而然矣

書有八片見段氏撰略敘乾嘉經儒治尙書者如王西莊段若膺

孫開如莊葆琛諸家多精通雅詁而王文簡述聞釋詞釋古文辭尤爲究極數眇余少治書於商周命詁輒苦不能盡通逮依段王義例以正其讀則大致文從字順乃知昔之增益慎到以爲釋而綴桑晦翌仍不可解者皆不通雅辭之蔽也頃理董舊冊撫蒙所私定與昔儒殊異者得七十餘事別寫存之而約舉古文辭之要略以示家壻子弟俾知雅辭達詁自有焯然之通例斯藉文字句讀以進求古經之大義儻有所津逮爾

尙書駢枝

瑞安孫詒讓

堯典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孔傳云滔漫也言共工
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案僞孔意

此滔天與後文浩浩滔天及皋陶謨洪水滔天義同

後傳亦云浩浩
盛大若漫天

史記夏本紀以訓故易之亦云似恭

漫天卽爲僞傳所本然後文及皋陶謨皆說洪水此
論共工之惡德不應亦曰漫天於義實難通故蔡沈
集傳從林之奇朱子說並謂此滔天二字爲衍文然



史遷所見已有此二字則必非衍文今攷滔當爲諂

之借字爾雅釋詁云諂疑也郭璞引左傳曰天命不

諂哀十七年傳文杜預注同左傳昭廿六年又云天道不諂廿七

年傳云天命不怙久矣說文心部怙說也卽此字文選西京賦天

命不滔左傳哀十七年釋文亦云諂本又作滔是諂

滔滔聲同字通象恭滔天亦可謂貌爲恭敬而不信

天命周書豐謨篇帝命不諂孔晁注云諂僭也僭疑義亦通說文言部無諂字

疑古通作滔此經或本作滔諂涉後文說洪水滔天

而誤注家不辨遂亦釋爲漫天據史記則孔氏真古

文說已如此詩大雅蕩天降滔德毛詩云滔慢也慢

天義尤切當疑史記漫天或本作慢天後人誤依僞傳改之

舜典

輯五瑞旣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孔傳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孔疏云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案此經文承上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爲文上日卽朔日則此旣月疑當爲翌後猶云旣翌也月之光

以朊日爲最圓滿故旣朊亦云旣月蓋受終文祖以下並有事於內外祭祀吉禮隆重宜於朊前畢舉之朊後乃行朝覲之禮乃日者無定日之詞明四岳羣牧人數旣多不能限以一日故不拘定日要在旣朊之後不必至月末也傳疏並訓旣爲盡失之

皋陶謨

撻以記之孔傳云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 案撻卽舜典之鞭作官刑扑作教刑然與記識事無涉下文書用識哉乃正是記識之事爾此記疑當爲詔說文言部云詔誡也笞撻並是警誡過誤之刑詔記形

聲並相近故經通作記它篇則多作忌如康誥呂刑

之敬忌

禮記表記引呂刑鄭注云忌之言戒也

多方之不忘於凶德

不讀

爲並忌戒之義此篇獨段用記字故孔不得其解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案依經自此至鳳

皇來儀並夔自述作樂之事下又云夔曰於予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亦夔更端語然尋繹文義

疑此曰字或是衍文此上文云皋陶方祗厥敘方施

象刑惟明孔傳謂史美皋陶之語此夔戛擊鳴球以

下與彼文相次似亦史臣美夔典樂事至夔曰於予

擊石拊石以下乃正是夔自述語爾史記夏本紀云

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云云又云於是夔行樂祖考云
云兩節卽櫟括此經文例不異以此推之史遷所受
孔安國說戛擊鳴球上或實無曰字故與上文敘皋
陶事同可以據證至史記於百獸率舞百官信諧亦
不箸夔曰則是文省不別史例往往如是不足異也
盤庚上

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孔傳云王布告人以所脩之
政不匿其指 案孔蓋讀王播告之脩句攷播說文
言部作譌云譌敷也引書王譌告之則許讀脩屬下
句是也此脩當讀爲攸同聲段借字攸與所義同

禹貢

陽鳥攸居史記夏本紀攸作所經文恆見若作脩則上下屬文義皆難通足知其誤

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孔云言儉利小民尙相顧於箴誨案隸釋載漢石經儉作散蓋謂冗散卑賤之民春秋餼露服制篇云散民不敢服襍采儉民說文心部作憇民立政亦云儉人此並古文字與今文不同馬融釋文許慎說文心部並釋儉爲儉利佞人則未必能顧于箴言石經作散義似可通董子時孔氏古文未顯其云散民或卽本今文書義與

盤庚中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句用亶其有眾句咸造句勿褻

在王庭孔傳云大告用誠於眾釋文亶馬本作單音

同誠也案孔似以誕告用亶其有眾七字句而訓

上誕字爲大下亶字爲誠則不足據馬季長本下亶

字作單訓爲誠則當以誕告用單四字句謂告以誠

信之言也今審釋文義實當以誕告二字爲句誕爲

語辭此經誕多語辭孔皆誤訓用亶其有眾五字句

爲大詳朱彬經傳攷證

此亶當从馬本作單而讀爲亶尙書單並訓盡如君

奭云丕單稱德雜誥乃單文祖德釋文引馬融讀丁

旦反信也卽讀單爲亶此以單爲亶卽其比例謂盡

召有眾故下承之曰咸造猶祭義云惟爲社事單出里也

后胥感鮮

句

以不浮于天

句

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

孔傳云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案孔訓鮮爲少以鮮以不浮於天時

爲句于義未安此當從朱彬讀后胥感鮮鮮讀爲斯

猶無逸惠鮮鰥寡鮮讀爲斯

經傳攷證

謂后與民相與同

憂於此也以不浮於天句浮猶言過坊記云食浮于

人人浮于食卽其義言無罪過於天也時當屬下殷

降大虐爲句時讀爲是時殷猶多士云則惟帝降格

嚮于時夏也孔失其句讀故不得其義矣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孔傳云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
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 案爾雅釋詁云豫寧綏

安也卽僞傳所本但云安汝父祖之忠則無告教之

義今攷綏訓安引申之安人以言亦得曰綏猶言慰

安之也

洛誥云佯來悲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彼寧亦謂安告之與綏義略同

下

篇云盤庚旣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

戲怠

鄭云安隱于其眾也

大誥云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

事綏予曰無忝于恤並謂以言相告也此與下文乃

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文正相對綏與告義亦相近
盤庚下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句德嘉績

于朕邦孔傳云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 案

孔蓋以此凶德與多方篇爾尙不忘于凶德義同但

依孔說凶德與嘉績文正相儷然必增立字於嘉績

上於辭義方可通恐非經文本旨竊謂此當讀用降

我凶句德屬下嘉績于朕邦句用降我凶猶言降伏

我之凶災使不作德當訓爲升德嘉績于朕邦言登

升善功于我國不必增字爲訓也說文彳部德升也